

讀
書
札
記
鄭
堂
瑣
記



禮學
堂書
札記
記



11921

讀
書
瑣
記

鳳應韶纂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讀書瑣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讀書瑣記

目錄

清 鳳應韶墓 應韶·字德隆·江蘇江陰人·歲貢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香。少牢尸食。注曰·四十有二·當作上公殯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錡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曰·四十有二·當作侯伯殯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錡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殯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錡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注曰·牲亦當作腥·大夫三席。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厝而三。士一席。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入公門章圖說。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見儀禮士相見禮士

禮。小聘使大夫。其介皆士。大聘使卿。大夫爲上介。餘介以士。非以君命使。謂去君適他國。非復奉君命爲使也。不稱寡大夫。謂擯贊通辭於所適國之君也。當如傳稱羈旅之臣某士。有士爲介而聘也。以君命使。變文。擯贊通辭於主國君。則曰寡君之老。寡君之老。卿也。卿有大夫介。而但舉士介。此四句乃互文。上二句言大夫以見卿。下二句言卿以見大夫。於卿介舉士介。斯可以該大夫也。合而觀之。卿大夫去國。非奉

命爲使。大夫則不稱寡大夫。卿不稱寡君之老。有士作介。而奉命爲使。卿則曰寡君之老。大夫則曰寡大夫。所以然者。卿大夫君之卿大夫也。爵本於君。故奉命爲使。則尊者繫以君。卑者稱爵。去君而有適。則向者大夫。此非復大夫。向者寡君之老。此非復寡君之老也。無所繫屬。稱羈旅之臣某而已。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卽述此經。而非以君命使。則易其文曰。私事使。緣不連讀。君命使三字。而君命下視一而字。故有此誤。然而絕不可通也。大夫無公事不出疆。無論已。凡有使必有命之者也。大夫私事自有往。又誰命之。而云使耶。康成求其說而不得。則曰。私事使。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之類。以君命私行。非聘也。旣曰以君命。何又曰私行。且曰以君命。顯與儀禮背矣。緣不知記玉藻者。錯解儀禮也。此無聊之說。劉原父則曰。如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是爲私事使。亦大謬不然。儀禮原文。玉藻誤文。其所謂使。卽謂此大夫自往。豈謂大夫遣人耶。總緣不知玉藻本儀禮。而錯解之。直以爲先王別一經制。故轉輾求解。愈解愈迷也。

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

見儀禮特牲饋食禮。

脅。升也。烝同殺烝。見左傳。亦見國語。皆統言一牲體解二十一也。本文殺烝。則專言體解之脊脅。蓋一牲體解前脛骨三。曰肩臂臑。後脛骨三。曰胛肱。脾脊三。曰正脊。脰脊。橫脊。脅三。曰短脅。正脅。代脅。左右脅各三。左右脛骨各六。十二脛骨。六脅。三脊。是爲二十一。脛骨貴於脊脅。右脛骨貴於左。肩貴於臂。臂貴於臑。臑貴於胛。胛貴於肱。最賤者脾。右肩臂臑肱。爲尸俎。右脾爲祝俎。胛俎宜用左肩。尸俎始右肩。嫌敵尊。

避不用。用左臂。主婦宜用左臚。特牲士妻避內子。用踐地之右轂。左胛爲賓俎。左肫、左髀。則長兄及宗人折爲俎焉。折一爲二也。長兄弟之次。曰兄弟。長賓之次。曰衆賓。長皆得折也。至是脛骨盡矣。脊脅之大名三。而骨甚多。雖宗人以上諸俎。皆以脊脅副之。然尚有餘骨。則爲衆賓以下之俎。曰殺胥者。肉帶骨曰殺。時脊脅外皆無骨之肉。有骨可殺者。惟脊脅。故但曰殺胥。而脊脅可知。是與左傳國語統脛骨言者異也。衆賓以下。何以不得左肩臚。左肩臚。主人主婦正俎物。有所避不用。他人安得折用之。且左肩臚與臂。將以饋君。或饋友也。少牢賓尸。獻衆賓禮。曰其胥體儀體。卽本文所云折儀。卽本文所云殺胥。

少牢尸食。見儀禮少牢饋食禮。

本文五又食。皆謂食舉。大約每舉牲體魚腊。則一食之。牲體魚腊。每舉輒加肝。牢肺正脊獨卒食。乃釋。每舉但臠。肺氣主脊。正體每舉。每食之以見意。此其所以與牲體魚腊均爲所舉。而獨得名舉也。注以又食爲食黍。謂大名曰食。小數曰飯。非也。散文則黍亦言食。對文則飯言黍。食言肉。本文五又食。承上食舉言。一又三飯。承上三飯言。義例畫然也。如注說。是以又食承三飯。無此文例。卽無此文義。且又食旣爲食黍。祝佑之下。旣曰尸又食。何又曰尸不飯告飽耶。又禮器曰。大夫士三。謂三飯告飽。大夫士禮然也。此禮三飯不告飽。至舉骼乃告。告之節雖異。特牲實卽亦三飯告飽也。自注以又食爲食黍。疏遂謂士三飯告飽。大夫七飯告飽。推之諸侯當九飯告飽。天子則十一飯告飽。十一也。九也。七也。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大夫七而士三。此何說耶。

上公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曰：四十有

有八。牲

當作脰。侯伯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脰二

十有七。皆陳。子男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

十有八。皆陳。注曰：牲亦當作脰。○見周禮秋官掌客。

殯饗禮同。以本經核聘禮之歸饗。聘禮其目。本經其綱也。而本經之誤文非一。又有變文。本經所云食。飯也。卽聘禮之黍稷簋變。簋言食也。注乃以爲庶羞。夫惟公食大夫禮。主君不親食賓。而生致賓館。乃有庶羞。殯饗禮則但有臠臠臠。三陪鼎爲庶羞之首。見意而已。本經爲儀禮之綱。殯饗具物。豈有獨異者耶。注謂牲皆當作脰。良是。謂公鉶四十二。當作三十八。則不的。且鉶數之誤。亦不但公也。一牢九鼎者六鉶。七鼎者四鉶。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經三等諸侯飪脰皆牢一而鼎九。則惟子男之鉶十八爲不誤。侯伯之二十八。當作二十四。公之四十二。當作三十。注不據儀禮用鉶成例。而據本經之子男十八。侯伯誤作二十八。遂謂降殺以十亦非。凡用簋之數。一牢九鼎者八簋。七鼎者六簋。亦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故本經五牢則食四十四牢。則三十二。三牢則二十四。正與儀禮一牢九鼎八簋者合。則以十二簋概五牢四牢三牢皆牢九鼎者。亦文有誤也。聘禮飪鼎九。皆有甯。陪鼎三。皆有蓋。甯亦可通言蓋。是十二鼎皆有蓋也。本經鼎簋簋字。當是蓋字之誤。簋蓋聲相近。字相似。正猶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皆脰誤脰也。夫飪鼎有蓋。肉旣熟陳於階前。所以禦風塵。鼎言蓋。明其熟也。故下文蒙之曰脰若干。亦并不言鼎。若以爲鼎簋。則

句有二物。下文專蒙鼎。而但言腥若干。則文義隔闕不可通。且經文序物各有類。豆、簋、鉶、壺皆在堂及兩夾。故先序。鉶腥鼎在階前。故未言之。簋與豆、簠、壺同處。而乃與階前之鼎并言耶。聘禮設饗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爲西階前。鉶牢九鼎之饌。東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爲阼階前。腥牢二七鼎之饌。一牢一饌。七鼎者。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九鼎則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縷縷分明。聘屬臣禮。故鉶牢鼎九。而腥牢鼎七。本經。鉶腥牢鼎皆九。君禮盛之也。以聘禮推之。本經五牢者當五饌。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二饌。四牢者當四饌。亦堂上一饌。東夾一饌。而西夾二饌。聘禮·殯一腥牢。則西夾一饌。三牢者當三饌。而如聘禮之饗。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一饌。然則本經之食。卽如注謂庶羞亦當各從其饌分陳。而每饌八物。然而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三等諸侯止八庶羞。萬不可通也。注則併爲一饌。曰陳於楹外。十以爲列。東西毋過四列。而於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注曰。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物數皆備。天子諸侯有其數。其物未盡開。賈疏引本經之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者。申注諸侯庶羞之數。於是本經之食數。遂與天子百二十品。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並爲庶羞之典據矣。然而膳夫職。自六穀六牲說下。則百二十品者。乃於此選用之。非謂一饌畢具也。夫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是實典。天子百二十。是虛境。旣非一例。而據本經之食數。爲諸侯之庶羞數。實按之經。亦不止此。何也。臠、臠、臠。王侯以下庶羞之首也。而本經尙列西階前十二鼎中。合之注所云陳楹外者。則公食四十。乃四十三。侯伯食三十二。乃三十五。子男食二十四。乃二十七也。注何乃忘之。遽以合爲一。

饌者。定其數耶。夫食既錯解。而臆撰爲合陳檀外矣。而豆、簋、簠、壺、之陳。又不據聘禮而推。而據禮器。上公之豆十六。諸侯十二者。謂是堂上豆數。而中分其餘屬東西夾。是五牢四牢皆三饌。既與聘禮一牢一饌者大殊。且禮器自天子之豆說下。所云二十有六。乃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備舉醢人全物也。則所云上公十六。乃朝事八豆。饋食八豆。所云十二。乃朝事六豆。饋食六豆。若聘禮設饗。則堂上東西夾每饌之豆。皆從韭菹始。鑿有明文。是本經上公豆四十。乃朝事八豆者五。侯伯豆三十二。乃朝事八豆者四。子男豆二十四。乃朝事八豆者三。與禮器云云千里月也。如注之說。則堂上東西夾豆物。重疊分裂。成何品節。既亂豆之例。而簠、簠、壺、之屬。亦以意推排。無復條理。儀禮周官一綱一目。不幾於汨亂不可識乎。大抵禮食之饌。本經所列物數。已爲極盛。雖天子之饌。亦不過此。蓋嘗綜儀禮全經差次之一饌之鼎。數始於三。而極於九。周官膳夫王舉十二鼎。亦謂正鼎九。陪鼎三也。一饌之豆。數始於二。而極於八。三鼎者二豆。如士喪禮大斂奠。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豆。如既夕禮遣奠。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豆。聘禮。腥鼎二七。東西夾兩饌皆六豆。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宰夫薦豆六。是也。九鼎者八豆。聘禮。飪鼎九。堂上之饌八豆。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豆九俎。是也。九俎則九鼎也。雖天子九鼎之祭。亦獻腥薦朝事豆八。饋熟薦饋食豆八。醢尸薦加豆八。分節各薦。每節止薦其八。記曰。簋豆偶。凡殺牲用豆。則以簋偶豆。所謂脯臚也。如冠醴醢子。及殺而始醢者是。其再醢兩豆。則盛冠禮而用之。此禮之變也。若禮之常。則如鄉飲禮。燕禮。皆有一狗牲。亦皆用脯臚。一饌之簋數。亦始於二。而極於八。三鼎者兩敦。敦亦黍稷器。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敦。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簋。聘禮。兩

夾室之饌。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八簋。聘禮堂上之饌。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簋九俎。是也。小雅伐木詩曰。陳饋八簋。毛傳曰。天子八簋。亦謂用簋數極於八。孔疏則據本經三等諸侯皆十二簋之誤文。而謂詩之八簋。乃天子待族人之禮。然詩明言諸舅。則其說不可曉。且此十二簋。據注亦分三饌。疏乃概以十二之數。差等詩之八簋。尤誤之誤。明堂位。虞兩敦。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謂黍稷器始於兩敦。夏。殷。周。漸增。至八簋而極。魯皆備有。孔疏謂魯所得惟此。亦誤。一饌之庶羞。數始於四。而極於二十三。鼎者四庶羞。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八庶羞。少牢饋食禮是也。佐食處四。司士處四。七鼎者十六庶羞。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二十庶羞。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九俎。庶羞二十是也。三鼎。五鼎。庶羞登以四。七鼎。九鼎。亦登以四。五鼎。七鼎。則登以八。所以數始於四。登以四。而中間又或登以八者。庶羞主牲肉。三鼎者一豕牲。公食禮。豕有臠。有炙。有臠。臠切肉未鹽。和食之宜有臠。適爲四豆。五鼎者羊。豕。二牲。公食禮。羊有臠。亦有炙。有臠。有臠。加豕之四豆。適爲八豆。二禮不得刪一豆。所以始於四而登以四也。七鼎者三牲具。公食禮。牛有臠。亦有炙。臠。加羊。豕之八豆。則十二豆。以牛大牲異之。又獨加一臠。內則作臠亦當有臠配。則十四豆。設庶羞法。四豆一行。十四豆三行。餘二不成行也。則從以非牲肉之芥醬魚膾爲十六豆。三牲具之庶羞。牛有獨隆。故其數獨登以八焉。然庶羞之節。本登以四。故九鼎亦登以四。第加以雉。兔。鶩。鵝。內則作鷄四物。而鼎數極於九。庶羞數遂亦極於二十。或曰公食大夫禮。安見王侯亦然。顧大夫之祭。不過五鼎。四豆。四敦。八庶羞。今優其爲賓。斯得用王侯之九鼎八豆八簋。公食禮就食大夫故言大夫庶羞二十。獨爲大夫禮。

九鼎八豆八簋亦獨大夫禮乎且古者敷地之筵長丈六尺席長八尺饌於席前東西準之而設饌皆方雖不必整要亦不遠公食禮設庶羞於西末一行四物自北而南東當簋簋之設二以並亦自北而南六簋三行八簋四行十六庶羞四行二十庶羞五行大約相稱若如本經注以公食四十爲庶羞又周官膳夫天子之差百二十則簋四行而庶羞十行或三十行豈得復爲方設乎若廣庶羞之行而每行八物或十二物則不準八尺之席而方丈且有餘矣夫周官庖人掌供王膳羞之物六畜六獸六禽而已卽據內則人君燕食之庶羞或不止庖人所供之物而其禮食之饌則止於庖人所供公食禮之二十無疑也白虎通一穀不^{微升}鶉鷄二穀不升微鳧雁三穀不升微雉免此通言王侯也雖第十五豆至十八豆肉物位置微不同而鶉鷄爲末二豆則不改此武周之典禮軼見於漢世之書亦庶羞全數止於二十之一微一饌之銅極於九鼎之六銅降爲七鼎之四銅見聘禮公食大夫禮再降爲五鼎之兩銅見少牢饋食禮銅亦取偶則始於五鼎者也故士昏禮三鼎無銅特牲饋食禮三鼎以祭禮盛之則有銅亦用兩銅始於兩則亦窮於兩窮則通也士虞禮三鼎止一銅喪祭變禮不尙味不在此例一饌之簋不論九鼎七鼎聘禮公食大夫禮其數皆二核之特性少牢兩饋食禮五鼎三鼎蓋無稻粱一饌之壺九鼎者八壺七鼎者六壺大約如豆如簋然五鼎三鼎壺數未見經文可據讀周官者識得鼎以九爲極則本經所列物數皆配九鼎是爲禮食饌之極盛但庶羞未備而已

大夫三席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十一席

見禮記王制

一席祭一世。則大夫三席。其一席祭太祖。其昭穆二席不祭曾高祖矣。而士一席更無論。故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昭穆二席具四主。士一席亦祭四親。論者則謂程子之說。於經無據。或又謂禮以義起。大夫士祭四親。二席具四主。雖先王未之有。義自可通。或又謂大夫士祭及高祖。亦必待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而然。愚謂三說皆非也。干祫云云。大傳之文。乃從天子諸侯祭禮說下。祫祫備者。天子諸侯無祫。祫亦如天子及太祖。而毀席之主皆與。大夫士有恤無祫。雖干祫亦止。及高祖。餘不及也。豈謂時祭亦不及高祖。專待干祫乎。先王立有宗法。大夫士之法也。大小宗見儀禮喪服經傳。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大傳小記兩言之。所謂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兄弟宗之者也。是爲繼禰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祖主祭焉。而從兄弟宗之。是爲繼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曾祖主祭焉。而再從兄弟宗之。是爲繼曾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高祖主祭焉。而三從兄弟宗之。是爲繼高祖之小宗。適又生適。於庶子親盡不祭。同庶子出者。不復宗此適焉。故曰五世則遷。繼之爲言後也。後以主祭。大傳小記。但言繼禰者。繼高祖者。一舉小宗之始。一舉其終。然則繼別子之大宗。祭及高祖。不言可知矣。然則大夫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席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席門外。又曰。遷於祖。鄭注曰。士祖禰於席。席曰祖。舉尊者言。此一席二主之見經者也。大夫昭穆二席四主。此經顯據。豈先王未有之禮而義起者耶。愚謂士亦祭四親。則士喪禮祖席。乃該三祖而一席具四主者也。天子席制。同堂異室。雖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制。大夫士已具之。

故萬充宗、任翼聖、以之釋大夫昭穆庶制。卽程子二庶四主之說也。或乃斥萬、任爲杜撰。多見其寡學耳。抑大夫有太祖庶。別子之庶也。士喪禮曰。其二庶則饌於福。庶如小斂奠。說者曰。適士二庶。祖禰共一庶。其一庶則別子之庶也。大宗繼別子。百世不遷。則百世祭此別子。此亦祭始祖之例。况四親而有不祭乎。論者不細核之禮。而漫以程子爲是非。何也。

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見孟子士之不託諸侯章。

古人拜法。覈之經傳及儒先。男拜尙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對頓首。稽首首至地。而此但至手。首猶空者。然彌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首頓地卽舉也。稽首則首至地。而稽留少頃。乃舉。視頓首益敬。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遭喪拜謝賓。則尙右手。父母之喪。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稽首以致敬。稽顙以致哀。其情旣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謝賓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顙乎其至也。謂先謝賓。後致哀。於人事之序爲順。先致哀。後謝賓。尤徵哀痛惻怛之至。二者皆凶拜。後稽顙。則周衰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違而從下之意。所以復元公之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凶。卽先稽顙而立文。先言拜。初制禮時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哀喪易稽首爲稽顙。則稽顙而先稽首可知。不嫌於先拜也。康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凶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衰變禮。而以爲殷禮。而引以釋太祝之吉拜。則非夫稽顙。則不得云。

吉矣。所云吉拜者，賈疏引雜記父在爲妻不稽顙者是。他如舅姑之主婦喪，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手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左右手之上無大遠於吉。故曰吉拜。原拜之字義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尙左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卽尙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喪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異尙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爲，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兩言手據地拜字，畫沙印泥。檀弓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鑿證。太祝注引尙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屬首則頓首稽首稽顙皆誤。認經文爲正言拜，此差毫釐繆千里者也。至於振動之拜，施於事變不常。若後世所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意思，或乃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負序之屬，不拜而致敬更甚於拜。夫旣云不拜，卽敬甚於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爲拜而列九拜，是更不問拜義所主也。此作時文弄筆伎倆，不可以說經。約經傳之旨，衆說之醇疵，拜之義法可詳者如此。自太祝注以拜手當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者也。至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凶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於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幼清稽顙卽稽首之說。

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嘻。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誤不辨。且弗復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徵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卻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將爲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菱其肢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一字不得指歸。以閻方之淹博。亦不免於冥冥決事矣。考古豈不難哉。

